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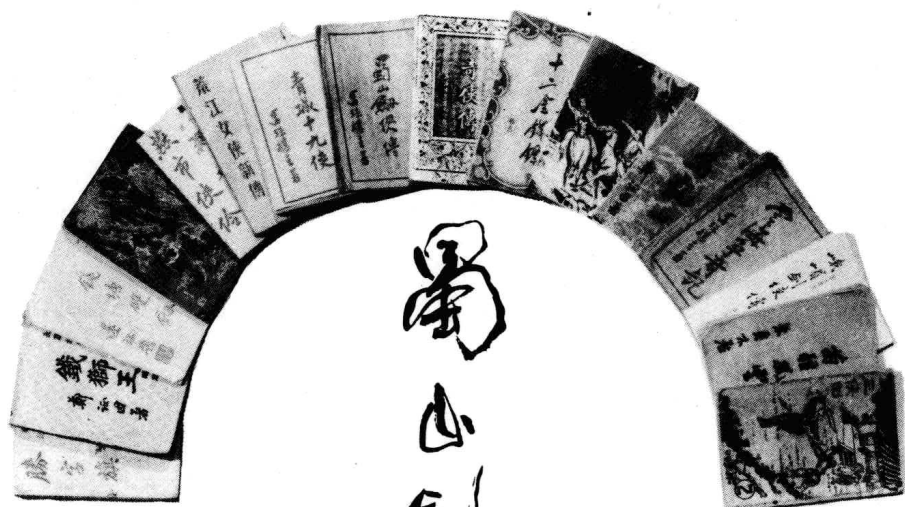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一〇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十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. 3 . 1 2 . 0 7 2 4

. 8 4 0 4 3 1 1 .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十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第二五八回

煉法中魔深 與拒違衷棋不定
飛行經海上 救援逢阻遇偏奇

話說三鳳料定金鬚奴素來不喜許飛娘，又受有嵩山二矮囑託；初鳳命他把守外層主陣，到時必要賣弄人情，去見好於人。想起自己以前和冬秀在月兒島定計盜寶，結果弄巧成拙，反吃大虧，祇白便宜了金鬚奴一人，不禁勾起舊仇。打定主意，日後擒到人來，峨嵋派講理服輸便罷；如若不然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與五台、華山等派連成一氣，去與峨嵋為難。自己姊妹三人，率性在各派群仙之外另樹一幟，有何不可？如說峨嵋勢盛，多樹強敵，於異日末劫有害。眼前峨嵋的大仇敵，如飛娘等人仍是好好的，也未見峨嵋派把她怎樣。這一番胡思亂想之後，便向初鳳討令，由冬秀去保護天一真水。

這時初鳳雖已略知輕重利害，無奈運數將盡，又不該聽信飛娘之言，閉殿行那狠毒不過的魔法。不料中途出事，法未煉成，人卻入了魔道，變了心性；舉棋不定，也沒尋思便允了三鳳之請。三鳳暗中囑咐了冬秀幾句，一面先將天一真水把住，一面由自己專一留心，暗中監防金鬚奴；靜等許飛娘到來慶壽時，再行合謀定計不提。

且說金蟬、石生見勢不佳，飛劍和天遁鏡全無功效，四面的無形神砂二次擠壓上來。對面那個太極圖一般的圈子，不知是什麼魔法異寶？不但前進不能，再不見機，還要陷身圈內，遭人毒手。雙雙不約而同，各將法寶揮動，一路將光華亂捲，直往陣外衝去。

這次神砂有初鳳主持，不比第一次是原設埋伏，自行發動，要厲害得多。二人雖仗著這許多異寶，運用玄功，拚命往前直衝；還被那神砂擠壓得氣喘吁吁。容到逃出甬道，到了迎仙島上，已累了個元氣耗損，力盡神疲了。料知後面敵人追趕不上，除迎仙島外，海天遼闊，洪濤萬里，無可落腳之處。祇得暫在島上隱僻處歇息，容到敵人追來，再作道理。等了一回，敵人並未出現，喘息略定，石生想起乃母蓉波，自從入內送信，便未出來。不知機密已否被人看破，有無凶險，好生焦急。

金蟬勸道：「聽適才眾妖人之言，伯母的信必然遞到，我們機密決未看破，定在宮中無疑。現時妖人雖未追來，亭內少不得還要派人輪值，祇不知有無妖法隱蔽？祇等元氣稍復，往那亭內探視；如遇有人，且先不進甬道，擒到無人之處，當可問出底細。伯母如有什災劫，來時各位前輩師尊，早要提起。等天一真水取到了手，我們問明伯母能否脫身，再行設法。此時祇管憂愁則甚？」

石生道：「甬道千里，魔法厲害。如今敵人又有了準備，我二人再想進去，恐非易事哩！」金蟬道：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魔法雖然厲害，我二人業已經過，使命未完，怎好意思回去？我們頭次下甬道，因為怕和伯母相左，又還打著先禮後兵的主意時，順著路途入內。經

過一層，又是一層，我們不知陣中奧妙，祇能胡亂相機應付，容易驚動敵人，阻隔甚多。這一來，已看出我們這幾件法寶的妙用。二次入內時，祇須我二人將所有法寶同時施展，如能闖過這條甬道，到了宮中便有望了。不過那兩層無形砂障卻真厲害，頭一次無人主持，還覺好些。末後這一次，竟跟人擠壓，直到甬道口方止，真費盡氣力；歇了這麼一會，我身上還覺著有些酸痛。最好能先將防守的人擒來一個，問出一點機密，下手便較易了。」

石生道：「我們來時，李師伯早料定善取不易，曾說派兩位有本領的同門，隨後相助。縱然彌塵騰飛行迅速，差不多也出來了一日一夜，怎的還未到來？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一道銀光，從延光亭那面飛起，沿島盤旋低飛，似在尋找敵人踪跡。二人存身的地方，在島邊一塊凹進去的礁石之內，極為隱僻；便是宮中諸人，也從無到過，一時不易為人發現。那銀光先時飛行較緩，後來越來越疾，時高時低，從全島連飛繞了六七匝。有時也飛近二人藏身的近處，卻未落下；銀流飛瀉，一瞥即逝。

二人正要準備出去相會，那銀光倏地升高數十百丈，又在空中盤飛起來。金蟬方覺那道銀光，與石生飛劍家數有些相同。忽見青、紫、白三道光華，如長虹經天；銀光便感不支，撥轉頭，流星飛瀉一般，直往延光亭中落去。

金蟬認出來的是英瓊和輕雲，好生歡喜。不等下落，便即迎上前去，接了下來。

那與輕雲、英瓊同來的是一個女子，看去舉動雖然老到，身材卻極矮小，頗似七八歲的幼女。相貌也極清秀，穿著一身青色衣服，腰繫紫絲，掛著一個長約七八寸的紫荷包。背插一口

「女神嬰」易靜。

尺多長的短劍，一雙星眼，威光顯露，迥非尋常新進可比。大家相見之後，互道姓名，才知那女子，乃雲南昆明府大鼓浪山摩耳巖千戶洞一真上人最心愛的弟子，神尼優曇的姪甥——「女神嬰」易靜。

金蟬在九華山學劍時，曾聽妙一夫人說過，此女生具慧質仙根；不但劍法高強，還精於七禽五遁，道術通玄，本領高強。已然得道多年，身材卻異常矮小，所以有女神嬰的稱號。當她劍術初成時，因為性情剛烈，嫉惡如仇，屢次在外惹事結仇，專與異派作對。有一次惹翻了赤身教主鳩盤婆，幾乎被敵人用倒轉乾坤大法「九鬼噬生魂」，送了性命。多虧乾坤正氣妙一真人走過，硬向鳩盤婆討情，才得免難。一賭氣逃回山去，立誓不能報復前仇，決不在人前露面，由此再未聽人提起她的踪跡。自己聞名已久，不想在此不期而遇；好生心喜，便向英瓊問道：「妳和周師姊為何這久時候才來？莫非今早才動的身麼？」

英瓊道：「那裡，你們一走，我二人沒待多時，便動身了。」正要往下說時，輕雲攔道：「這裡密邇紫雲宮，我們在路上，已知天一真水還未到手，與紫雲三女動了干戈。適才還有一個敵人，一照面便被逃走；大家急於見面，也未追趕，此時必去宮中報信邀人。這些話且等事完再說，還是先問二位師弟，怎樣與人動手？宮中情形如何？以便相機下手為是。」

金蟬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我二人元氣都略受了點傷，週身還在酸動，需要略為歇息些時。況且此時，神沙甬道內防備甚緊，去了未必成功。我們正打算打坐片刻，運轉玄功，將真氣復原，再去擒來一個防守甬道的敵黨，拷問一些虛實，再行人內。恰值那道銀光升起，好似四處

閑閑於千里
之外倒插「
九鬼噬生魂
」一大關目

搜尋我二人的踪跡，我們正要上前擒他，便遇三位師姊妹到來，將他驚走。甬道中妖法神妙甚是厲害，我們已知紫雲三女壽辰在即，一、二日內，必有異派中人前來慶賀，可以乘機下手。掌教師尊尚未回山，凝碧崖五府開闢，尋仙盛會，還得些日，無須急在這一兩天工夫。

「今天我們入內，遇險逃出，敵人未曾追趕。適才雖有一個敵黨出來探視，想是查看我們回山去未，或者是誘敵之意，也未可知。看這裡光景，定是仗著甬道厲害，多設埋伏，嚴陣待敵，以逸待勞。我們不去尋他，不致出來惹事。我二人已受了不少辛苦，正可趁此時機略談片刻，打一回坐。等元氣康復之後，再行一鼓作氣，奮勇入內。再如不成，便等三女壽日，相機下手，忙他則甚。」

輕雲仍恐有人窺伺，用邪法暗算，不住四外留神查看。

女神嬰易靜，見了不耐道：「我們原要尋他，還怕他來？我正想聽二位師兄說甬道中情形。」說罷，便將秀髮披散，拔出背後短劍，禹步行法。一陣清風過處，眾人祇覺腳底下軟了一軟，別的也無甚動靜。易靜笑道：「我已用七禽遁法；敵人不暗算我們還好，否則即以其人之道，還制其人之身，教他來得去不得。我們率性圍坐石上，暢談一陣；容他聽個清清楚楚，再拿他開刀吧！」

眾人還沒聽出言中還有別的深意，便依她同在礁石上坐下，互談經過。其瓊性急，先由金蟬說與紫雲三女反臉動手之事，然後再由其瓊說來時經過。

原來輕雲、其瓊，自金蟬、石生一走，便由髯仙李元化略說程途機宜，命她們二人同駕神

按：作者在
此曾附註更
正一四〇回
之刊誤，由
輕雲替換霞
兒前來接應

鵬隨後趕去接應。先時英瓊以為天一真水，有妙一真人書信，還不手到取來？並不心急。及至起身空中，飛行了一會，輕雲笑對英瓊道：「妳還不催佛奴快走？彌塵幡多快，莫要接應不上呢！」

英瓊道：「這次接應，不過李師伯為備萬一起見罷了。難道紫雲三女這般不知輕重，吝而不與麼？否則何必命我二人隨後起身，又騎著佛奴前去，不御劍飛行呢？」

輕雲道：「妳那裡知道，我們俱是末學後輩，皆因宿根深厚，時機太巧，才遇見這等曠世仙緣；入門不久，便到了今日地步。如按尋常修道，正不知要經受多少險阻艱難，災厄苦難，那有這般容易！此次之行，如果事情容易，師尊選人時何必要挑災厄已滿的門下，偏又派我兩個打接應呢！須知五府開闢，門下弟子賜服師祖所遺靈丹之後，我們雖離超凡入聖還遠，大半總有半仙之分。石生入門，功勞不多；聽玉清大師說，他異日所得甚厚，此次紫雲之行，對他必然含有深意。」

「掌教真人那封書信，不過是先禮後兵之意。聞得天一真水乃地闕至寶，與峨嵋頗有淵源。三女何人，豈得據為私有！我看飛劍傳論，既有便宜行事之言，這事不但運用全在我們，恐怕還要大動干戈，不止我們四人可了。妳沒見我們行時，玉清大師，曾拿著優曇大師一封手札交與李師伯，又朝我二人含笑點頭麼？祇不知命我們駕鵬前往，故將形跡示人，行又較緩，是何原故罷了。」

英瓊聞言，也覺有理，正要催鵬快飛；那神鵬佛奴，自從輕雲說牠飛行遲緩，早展動鐵羽鋼

翎，疾如箭射般，往前飛駛。二人在鵬背上，憑臨蒼宇，迎著劈面罡風，御虛飛行，頃刻千里；比起駕著飛劍光遁，也慢不了多少。知道神鵬道行日益猛進，甚是代牠高興。飛行了兩三個時辰過去，遙望前面山峰刺天，碧海前橫，已抵海隅。再有數千里遠近，便可到達。正自快意，猛覺神鵬身子往下一沉，還未及看清下面，神鵬一聲長鳴，重又往上升起。剛飛到原來高處，倏又往下沉落，這一次竟落有數十百丈高下。

英瓊本已聽出神鵬報警，不由又驚又怒，忙向下面一看。腳底下三面皆是山巒雜沓，一面臨海，展出一個大約數百頃的平原。當中建了一所宮殿，瓊宇金闕，玉階朱柱，迴廊曲檻，華表撐天，看去甚是莊嚴華麗。大殿階前有一大平台，廣約百畝。先時目光被山擋住，這時剛剛飛過一條高嶺，正臨殿宇上空；由高視下，一目了然，看得極其清楚。偌大宮殿，竟不見一個人影；可是神鵬兩翼，已是吃什麼絕大的力量吸住，祇管奮力騰撲，不能前進，漸漸還有下沉之勢。

二人知道，定有妖人藏在殿中作祟；眼看神鵬飛落越低，鳴聲越疾。先沒看出神鵬雙爪已吃敵人法寶套住，及至二人離了鵬背，剛要往下飛落去尋殿中妖人；英瓊慧眼，猛然看見神鵬腳下似有一條青氣，顏色極淡；看看甚真，時隱時現。因為神鵬鳴聲淒涼，飛騰不起，一時情急，顧不得先尋妖人；將手一指，紫郢劍化成一道紫虹，脫匣飛起；不問三七二十一，便往神鵬腳下繞去。

起初英瓊心理，不過姑試為之；那青氣看上去似有若無，並不斷定是敵人法寶。不想竟奏

奇效！劍光才繞到神鵰雙爪之下，便聽無數裂帛之聲同時發作。那青氣由隱而現，嘩嘩連聲，全都變成萬千縷長短青絲；兩雪一般滿空飛灑，隨風飄落；斜陽影裡，頓成一片從未見的奇觀。

那神鵰本自拚命往上掙扎，腳底下束縛一去，鐵羽翻風，一聲長嘯，振翼便起。因為用力太猛，直似彈丸脫手，瞬眼直上青冥。那些萬千縷的青絲，經了這兩翼的風力鼓盪，益發似楊花亂飛，翻滾深沉，半晌還未落到地上。

神鵰佛奴已有千年道行，何等通靈厲害；兩翼神力何止萬斤，豈能輕輕巧巧便被人套住，不能脫身而下？一脫網羅，便如驚弓之鳥，直沒雲空，不再飛回。殿中人的厲害，已可想見。二人如果見機，自己又有使命在身；敵人既未出面，正好趕上神鵰，騎了飛去，豈不是好？及至破了敵人的法術之後，不但英瓊因為神鵰吃了大虧，妖人無故尋釁，心中忿恨；便連輕雲，也覺這般海濱荒寒之區，卻有這般華麗的一所宮殿，此中主人決非善類。不知便罷，既已遇上，又無故與人為難，豈能再容他在此猖獗？加上自從紫郢、青索雙劍合璧以來，到處縱橫，所向無敵，也未免略有驕意。還算是加了一分謹慎，下去時節招呼英瓊：如果敵人厲害，須要合而為一，不可分開。英瓊敵愾填膺，聞言也沒在意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就在神鵰振羽高翔、青絲斷落、飛舞零亂之中，二人祇略一招呼，早同往大殿前平台之上飛去。

畢竟輕雲見聞較廣，又比英瓊持重；飛離平台還有數十丈高下，猛一眼看出那平台，竟是一塊整玉建成。不但五方十色，暗藏六合陣法，而且光華隱隱，彩霞騰耀。想起昔日在黃山學

劍時，餐霞大師曾經說過；如遇這等境地，定有能人主持，千萬不可妄入。忙將遁光一催，攔向英瓊前面，口中喝道：「瓊妹且慢！敵人無理，我們須守教規。不問明是非，未奉師命，須扣門而入，不可妄入人室。」

英瓊心想教規雖然如此，眼看敵人惡行已露，明明妖邪一流，還與他講什麼禮數？正要答話，吃輕雲用劍光一攔，再往前一逼，雙雙一同降落在平台之下。

英瓊原本想入大殿，去尋敵人算帳，一落地又待張口相問；輕雲忙使眼色，將她止住。英瓊方自不解，輕雲已朝殿上喝道：「我二人奉了師命，騎鵬打此經過，並無嫌忤。爾等無故阻攔，是何道理？現在登門候教，還不出來答話，我二人要無禮了。」言還未了，忽見一道青光，從大殿內直飛出來。

按：本回原回目上誤作「離明殿」，內文誤作「離朱殿」。今據後文一律修正爲「玄龜殿」，以免與少陽神君之「離朱宮」相混也。

第一五九回

秘陣困英雲 海中兀立玄龜殿
片言消誤會 天外飛來女神嬰

話說英瓊正要迎敵，來人好似早已知道，在離身十丈以外首先落地。現出全身，乃是一個二尺多高，生得奇形怪狀的小孩。輕雲看那小孩，生得又胖又矮，一雙黃眼生在額上，鼻子高聳朝天。加上底下一張闊口，和一個又大又圓的蛤蟆頭，越顯醜陋非常。不過小孩形狀雖似妖邪，那道青光來路又非旁門左道，而且小小年紀，便有這等道力。宮殿這大，如非妖邪，其中能人必不在少。

正自尋思，那小孩如飛也似，搖著雙手跑了過來，說道：「這裡是海仙灣玄龜殿，今日全殿的人都各在殿宇中做夕參，祇我兄弟兩個輪值。起初看見這隻黑鵬神駿，這東西太大，飛行又高；我兄弟也沒看清上面有人，冒冒失失的打算放起青瑤鎖，去將牠捉住，收服養了玩。一見上面有人下來，知道惹禍；我正想命他快將法寶收回，已為妳們飛劍所毀。好在妳們坐騎未傷，我們也是事出此心。傷了一樣至寶已然晦氣，悔之無及；何必得理不讓，人又尋上門來？妳們走妳們的，豈不甚好？」

輕雲見來人說話不卑不亢，未必好惹，又想起使命在身，急於上路，已有允意。見英瓊怒仍未息，正想借勢收篷，答言勸走。忽然大殿內，又是一道青光飛出，落地現出一個面容俊美、英氣勃勃、年約十六七歲的童子。一見便朝二人說道：「妳們在此亂喊些什麼！我雖向妳們取了一回鬧，我的青瑤鎖卻被妳們飛劍斬斷。少時我祖父完了夕參，還不知想什麼法兒交代！我不尋你，妳們到上門欺人，對妳說，省事的快走；我弟兄認晦氣，不與妳們女流一般見識。再如遲延，我便把妳二人擒住，做我殿中侍女。稍為做錯點事，便打妳五百海蟒鞭，叫妳吃罪不起。」

言還未了，英瓊一聽他出言強橫，比先來那個要不說理得多，不由勃然大怒喝罵道：「大膽妖童，無故開聲，還敢出言無狀！」說罷，手一指，劍光便飛上前去。

先來那個，見英瓊動手，口中罵他妖童，也怒罵道：「好個不知趣的丫頭，放妳生路不走，誰還怕妳們不成！」一面說，弟兄兩個的飛劍，早先後放起迎敵。二童劍光，那是紫郢劍敵手！輕雲青索劍還未放出，兩下略一交接，已感不支。

英瓊滿心氣恨，那肯放鬆？一道紫虹如龍飛電掣，把二童的飛劍，壓得光芒漸減，勢頗不支。輕雲也惱那後來童子無理，不過已從來人言談動作和飛劍家數上，看出來人不是妖邪左道，知是海外散仙一流。而且玄龜兩字，又好似在以前聽人說過。雖不肯輕易動手，無奈雙方已成僵局，無法和緩，祇得靜以觀變，相機處置。

三道劍光在空中鬥了不多一會，這兩弟兄萬不料敵人飛劍如此厲害。本想引敵人到那平台

之上，無奈劍光被人逼緊，撤不回去；祇急得滿面通紅，無計可施。

輕雲見雙方相持不下，敵人業已勢敗，便勸英瓊道：「我們還有事在身，饒了他們吧！」話才出口，內中一道劍光，已吃紫光絞住；立時紛碎，青芒飛落如雨。還算一道光華被寶光絞碎，另一道勢子略鬆，被二童收了回去，大喊一聲直往大殿中飛逃。

英瓊得了勝，怒氣稍解，又聽輕雲催走，本未想追。抬頭一看，神鵬佛奴仍在空中極高之處往來飛翔，正要飛身上去。猛聽大殿內一聲嬌叱，又是兩道青光；一個全身縞素的淡粧少婦，後面跟時先前那兩弟兄一同飛身出來。一照面便道：「何方賤婢，敢毀吾兒飛劍，速速通名納命。」

英瓊聽她一見面就罵人，那裡容得？也不容輕雲答話，早將紫郢劍飛將出來。

那少婦見了英瓊劍光，好似有些吃驚，忙對二子喝道：「讓我獨擒這兩個賤婢！爾等不可動手。」二童會意，逕自閃開袖手旁觀。

輕雲見那少婦劍光雖非紫郢劍之敵，卻比起先前二童要強得多。英瓊一時半刻，取不了勝，暗忖紫郢仙劍，以前未合璧時，也曾敵過許多異派能人，並未遇上敵手。這少婦的飛劍竟有如此功力，若再戀戰下去，萬一又勾出敵人的助手，脫身更是不易。自己忙著往紫雲宮去，無端遇見二童，業已耽延些時；莫如還是合力將她打敗，好早些上路，省得誤事。想到這裡，剛把青索劍放起助戰，準備雙劍合璧，將敵人飛劍絞碎；祇她一敗走，立時便捨了她飛走；等紫雲宮事畢歸來，問明師長這宮殿中人的來歷，再作計較。

誰知那少婦與英瓊剛一交手，便知自己飛劍不是敵手，一面喝道二童，暗中早在那裡準備擒敵之法。也是該當英瓊、輕雲二人，要結這場想不到的閒怨；就在少婦法術未及施為出來之際，輕雲的青索劍已自飛起。先前輕雲敵那二童，因見既不是妖邪一流，殿中人必然不好惹；祇想略加儆戒，使其知難而退，還留了點情分。這時急於脫身，一出手，便將本門心傳施展出來。

那少婦單打獨鬥，尚非對手，如何經得起雙劍合璧？三道光華在空中祇一絞，少婦便知不妙；一面又在暗中行法，那裡收轉得及？立時斷虹也似墜將下來。

英瓊劍光欲要跟著下去傷那少婦，輕雲忙喝：「瓊妹勿傷敵人！我們且走，由她去吧！」說時，青光剛將英瓊的紫光欄住。忽聽少婦身旁二童，拍手笑道：「無知丫頭，今番看妳往那裡走！」言未了，英瓊、輕雲猛覺天昏地暗，陰風四起；黑影子千萬道紅光像箭雨一般，夾著風雷之聲，四面射來。喊聲「不好」！忙和英瓊一聲招呼。二人連在一起，身劍合一，想要衝出去時；敵人陣法業已發動，將二人困住。

大須彌正反
九宮仙陣。

二人剛被陷時，不知敵人早暗用顛倒乾坤五行挪移大法，將殿前石台上，預先設法好的大須彌正反九宮仙陣，移向對敵之處，將自己困入陣內。還以為敵人左不過使什麼五行遁法而已！憑紫郢、青索兩口仙劍，當年華山、五台派史南溪等一千妖人，暗襲凝碧仙府，設下都天烈火大陣。有萬丈烈火、無量風雷，何等厲害？尚經不起雙劍合璧，不消頃刻，全都消滅。豈有衝不出之理？誰知在黑暗中飛行了一陣，雖然暫時沒有別的動作，可是老飛不出去，連神鵲鳴聲也